〇〇一

无原的原，在产生前就已诞生了。

未见其生者，可以生万物。

唯无原的原，除存在以外，什么都不存在。它是存在的尺度。

性诞生于无原的原中，而后有质。

性因其与原不相同，而成为性。

质因其与质不相容，而成为质。

质性是有原的原。它们因诞育了神而成为原。

神是质性的统一。

神说：“你们作我的原，我作你们的因。”

于是性变化起来，所历都有了时间。

于是质运动起来，所及都有了空间。

神说：“空间六方，时间二至。”

神的头顶称为上，神的足底称为下。

神的目光称为前，神的轨迹称为后。

神的尊贵称为左，神的卑劣称为右。

神在的称为起初，神往的称为之后。

神说：“运动得远了可以休息一会儿。”

于是，质总和近处的质相亲近。

神说：“休息得久了也要运动一下。”

于是，性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变化。

神说：“性的不同是我的原，我作质的不同的因。”

于是，质开始容纳性。明亮的成为光，不明亮的成为土。随和的成为水，不随和的成为铁。凡此种种。

同性的质更加亲近。土和土亲近起来，就有了星辰。土不愿和光亲近，星辰就发出了光。光和光亲近起来，就成了天空。光不愿和土亲近，就沉淀出了大地。水在光和土之间亲近，就成了河流。水在光里亲近，就成了雨水。水在土里亲近，就有了井水。

神说：“以我为因的各自亲近，我也应当与神亲近。”

神分出自己的权威，称他为父神。

神分出自己的理解，称她为母神。

于是，神不再是世间的最高权威。

神说：“万物与亲近者厚，而薄待权威者。”

神与万物更加亲近了。

于是，神不再能被万物理解。

神说：“我依靠交流被万物理解。”

万物都有了语言。无语的神也会被误解。

神说：“我与我的父亲近，我与我的母亲近。”

神自称是父神与母神的子。于是，子就是父母之所以为父母的因。

神说：“以我为因的各自亲近，人也应当与我亲近。”

于是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诞育了人。人有了自己的质。

人依靠互相亲近产生新的人。人有了自己的性。

神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原。亲近是你们的因。”

神说：“你们当以爱为因，憎恶者是自绝于人。”

神说：“你们当以我为原，背叛我的是自绝于神。”

神说：“爱是你们的因。我为了亲近诞育你们，你们都要互相亲近，不要分出亲疏。”

公平在人当中产生。公平的人和所有人亲近；不公平的人和一部分人亲近。亲近人的被神亲近，因而被所有公平者亲近；排斥人的被神排斥，因而被所有人排斥。

神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原。我按照自己诞育你们，你们都要崇奉我，不要有所悖逆。”

正义在人当中产生。正义的人崇奉自己，因自己是神的像；不正义的人自卑自贱，还阻扰别人的自信。正义的人被神奖赏，因而徜徉于欢乐之中；不正义的人被神惩罚，因而挣扎于伤痛之中。

神说：“我用‘文’作公平的榜样，用‘刃’作正义的保障。”

神说：“‘文’要被人理解，母神当作它的母。”

神说：“‘刃’要被人敬畏，父神当作它的父。“

人们都理解的，被称为文字。人们都畏惧的，被称为刀锋。

以文为法，法作公平的榜样。

以刃为兵，兵作正义的保障。

神说：“‘文’和‘刃’作你们的性，你们要代代称颂它们。”

聪慧的人合二者为“刘”，以之为自己名的第一个字，代代相传；以“彭祖”为神的名，称其生于时间的无穷无尽。

愚笨的人合二者为“刘”，以之为神的名的第一个字，代代称颂；以为“彭祖”是刘氏族中长寿的人，故叫他“刘彭寿”。

因聪慧的人往往公平正义，在千万年中多与愚笨的人亲近，长此以往，人皆称神为刘。

刘说：“父神是正义的父。每个人都要有父，辅你们以正义。”

于是，家庭中就有了父。人们唤教自己正义的人为父。子是父的因，不正义的父，不是真的父，子不能以之为父。

刘说：“母神是公平的母。每个人都要有母，辅你们以公平。”

于是，家庭中就有了母。人们唤教自己公平的人为母。子是母的因，不正义的母，不是真的母，子不能以之为母。

刘的权威化为父神。好的父总拥有权威。被尊重的父与父神更近。

刘的理解化为母神。好的母总拥有理解。被理解的母与母神更近。